田間文集

田間文集卷第十三

序

求是堂集序

士大夫當變易之時而能全其身以不失其節者漢管幼安晉陶元亮尚已然幼安自浮海西還杜門閉口所居一木榻著膝處皆穿非畏苦若元亮棲隱栗里與劉遺民周續之輩數相過從吟咏酬酢以終其身固甚適也幼安不幸而與華歆友爲歆所推薦以太尉讓力辭乃免故其時不得不苦而元亮故人顏延之相見語不及時事唯送酒錢以資其觴咏耳未有強元亮出者兩

人之節甘苦不同亦所遇爲之也吾謂能爲幼安乃能爲元亮文燈巖先生與元亮生同里其生平出處亦皆同元亮居官前後不滿七載考諸詩以庚子前一歲作鎭軍參軍而歸去來辭作於乙巳十一月可証也先生以甲戌登第丁丑授嘉興司李癸未擢司銓未任甲申國變遂不仕前後亦不過七載則其居官之日同也元亮生乙丑至乙巳解組年纔四十一歲先生以甲辰生甲申歸隱亦四十一歲其去官之年亦同也元亮當禪代之時先生亦値改革之際而皆在去官之後其遭際又同也嘗見先生報招撫書有云某苗裔何人之宋瑞

也鄉里何人陶元亮也既不能死何忍言仕又云佯病
且淚死於鬼死於法一也何難罷某里一子爲江南充
隱乎同時又報直指書云某不遽死者垂白之母在堂
城破家亡母從千死萬死中出不忍舍之而徇吾君地
下耳即此數書其情之危苦語之迫切殆有甚於幼安
者迨事定後而始能爲元亮之所爲可謂無媿於元亮
者矣而或曰元亮不妄交接白衣送酒與刺史相遇籬
落間耳盌輿竹杖游好不出其鄉先生足跡半海內嘗
事式其廬者應酬不絕元亮歸田後自飲酒咏懷外無
詩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外無文先生著書等身凡四

方執贄而求者無不應顧者要之亦無不予文太侈矣先生殆不及元亮噫難言矣元亮本無用世之志委懷自任寄傲詩酒間莊子所謂散人耳即不因斗米折腰以去亦豈能有關於當時哉故元亮隱而世不之忌先生負一時人望素爲君子所覬望而爲小人所側目者世豈能忘先生先生亦豈能忘世乎自變亂以來士大夫以節義致誅滅者江右爲甚先生日在風波湲撼之中而卒以不死則應酬文字或亦有力焉先生不云乎垂白之母在堂未能遽死蓋亦有不得已於斯者也吾論先生之文不名一家因勢立體雖出於漢魏唐宋之

關至於考核辨論尤其所長而先生為文之心則於其文之雜然應酬者見之夫其文固有慷慨激烈犯當時之忌諱而不顧者不然則廣引曲喻氾濫於古今事物之典泛人之故旁援釋老之書下及稗官野史迂其義艱深其詞以寄其所欲言使識者相遇於意言之外而昧者不知也嗚呼苦矣彼世之卞言於先生者既各得其所欲而幸其文之足以傳我也翠然善之於其所不知者皆以為文之善也雖有忌諱人之責矣益先生以文妙寄其心而又以雜文妙寄其文莊子謂藏天下於天下而先生藏文於文文之後也殆先生善藏諸用之

一端乎元亮隱於酒欲使天下後世目之爲酒人先生
隱於文亦欲使天下後世目之爲文人而已夫元亮果
可以酒人稱而先生僅可以文人名哉

休那集序

吾鄉先哲有高世之行瑰絕之才淹雅蘊藉而名不出
於閭里者曰姚休那先生先生生長盛明訖於未造行
年七十餘於名利泊如也所著書甚多脫稾而已未嘗
編比成集以期傳世往往散佚爲里人所收錄亦不成
帙平生酷好史學自言小時塾師授以經則寐然睡及
竊讀史則意興踴躍讀至數十百行皆能貫通故其於

史凡人所略視不省者獨加詳焉人所共以爲然者獨不謂然蓋自左氏司馬氏以下至於稗官野乘凡事之有資於史者無不熟覽而詳說之其於古今之成敗得失是非皆歷歷能指諸掌然所見多與人異或譏其偏而先生則自有特識也爲文法太史公然亦不純似縱所欲言取愉快一時之論而止太史公所謂擇其言尤雅馴者先生顧不屑也崇禎時流寇起秦豫躪及吾鄉先生脫身渡江竄伏洲渚間取唐書黃巢傳閱之其與流寇始末大抵相類因思致寇之由與寇之失策援唐事一一比而論之而唐事之與與事適者復別論之係

其後又或不必與連而古今成敗得失有可以互証者亦爲之廣引旁及其論甚核其情甚憤其書或作評語或爲論斷或莊語或諧語或作禪語或雜俚言皆率爾而成不拘體格不名一家竊先生之意正不欲以一家名也先生雅不喜宋儒高談理學而又於當時之主持國是者多所不平蓋嘗久客京師以局外冷眼竊覩諸公之負國植私背公有非外人之所得盡知故慷慨憤懣一切發攄於此書此書嘗成於丁丑戊寅年間不知何時誰爲授梓三十年前方君則自白門載以授了子以轉寄蜀藻惟時多所忌諱蜀藻祕之至今更爲訂訛

補缺恩以行世屬予弁其端不忘自也南昌陳士業雅
知先生昔在章門以表章之責見屬惟時方織山在坐
慨然任爲梓行旣歸予多方搜諸里人而所梓僅貨殖
傳評一帙藏諸其家而已山川之靈不忍終閟其奇蜀
藻此舉殆爲之兆也太白劍者唐時用太白山人言掘
破牛山於石匣中得一劍一黃腰獸獸撲劍死而梟伏
誅厥後莽人掘李自成墳亦得枯骨黃毛腦後一穴有
赤蛇生焉因兩其顱骨併蛇腊之以聞而自成以敗其
事前後略符則先生此書亦殆有神物告之者與

漢陽府志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如晉之乘楚之檮杌皆其史也自列國廢爲郡縣於是史之權獨領諸朝廷而郡縣以志稱志以備史之採擇也故志詳而史略郡縣有信志而後朝廷有信史夫郡之有志以紀天時地利人事物產之異宜考戶口財貨賦役之消息稽山川城郭官舍廟祀之廢興而其大者乃在於明政教之得失識人物之盛衰察風俗之升降使上之人知所鑒戒而下之人亦知所勸懲由是言之志非徒以備史材而已抑有風教之事焉漢陽於楚爲小郡轄兩邑耳其地前阻大江旁合沘沔上接岷蜀下通吳會黃勉齋所云武昌屏蔽吳蜀

咽喉不僅爲三楚形勝之區也用是山川蟠滙人士蔚興漢上文物之盛甲於全楚舊矣自兵興以來所在蕭條而漢鎭爲天下四通五達之衝商賈輻輳舟檣鱗集煙火幾十萬家可謂盛矣當事者憂焉憂以漢人之往來趨利如鶩所習者夸詐所尚者淫侈又五方雜處倡優方技之輩游食其中奸宄叢生不可究詰凡漢之殷繁豐殖皆非漢之土著也而適以爲土著者患其小人習之爭逐末而捐本其君子習之亦務華而失實則不惟民病而士亦病皆守是土者之責也陳君某以溫州司馬攝守是邦未數年而民安其業士服其教漢上爲

之帖然而猶恐政事之有未詳教化之未盡乎也乃蒐
郡乘而載脩之吾循覽其書其於廢興沿革之故身稽
博辨原委井然而一切鄙俚傅會之說槩黜不錄至有
關於政教人物風俗之事則尤三致意焉於戲政敎者
風俗之原也人物者風俗之倡也漢之人物不爲不盛
然所爲道德功業文章科目之士其人類能卓然自樹
以有傳於後世惟是仄陋幽隱匹夫匹婦之奇行苦節
無人上聞於是不極力搜索爲表揚之耿耿丹碧徒化
爲荒燐與腐螢同散滅耳夫有幽不闡司敎者之失也
闡幽而攷覈不實使與不必闡者同傳猶未闡也又況

幽未必闡而幽不盡幽乎毋論異時之史官不足採擬
即近今之耳目不信下之人何以勸懲所傷於政教者
豈細故哉以漢陽之爲郡垂千餘年輿圖記載其人物
祇漢陰丈人及宋張昌中一二輩耳夫莊子所稱之丈
人不知與有其人否耶而張氏之爲義門馮京在當世
已歎其不見表章人士無傳豈皆前此司教者之失乎
抑前此之愼重紀載務在攷覈學臨無濫耶夫游定夫
黃勉齋皆嘗守此郡與士子朝夕講明理學而風俗以
醇陳君兹志於節義篤行之士旣表厲之而更加愼焉
以之導士趨而訓民俗視游黃講學之功寧多讓與

江漢持瀾序

江之源出自岷山漢之源發於嶓冢其長不知其幾千里也子輿氏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非源無瀾非瀾無觀江漢之瀾吾得而觀之矣文亦猶是也夫文之瀾氣爲之也而氣亦有其源觀青城課士之文有爲汩汩汩汩咫尺而千里者焉有爲風廻波蹙蕩漾而漣漪者焉有爲穿崖觸石噴礴跳玉者焉有爲島嶼盤渦漾洄曲折者焉美哉洋洋乎亦既有其瀾矣則皆氣之爲也夫氣之爲瀾者非恃其一往之氣奔瀉而不可禦而遂至詭於法也是浮氣也是狂瀾也凡氣之一往奔潰而不

可禦者非有餘於氣不足於氣者之事也亦猶水之建瓴而下非有餘於水不足於水者之爲也何則無其源也無源之水其來也莫由其去也莫禦當夫水潦之既降川澤之既冬泛溢奔騰衝堤决石吾不知其所往也迨汎濫之盡消水道之復故以形勢測之千里之內其高下相懸不啻數十尋丈而容與紆徐未肯遽下者豈真有神物以持之哉亦持之於其源也源之濬者其氣一與天地之呼吸相應固不事持而自持耳理也者氣之源也理明而氣足氣足而法生窮理御氣以執於法文之瀾所由成也然則所爲持者非有瀾以待持乃持

之以爲瀾也是皆治其源也本之六經以研其精稽之傳註以晰其微博之諸史以廣其識輔之百家以盡其義如是而理得焉而氣至焉而法亦備焉然後爲文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覽之者但覺有純氣相引無所爲浮氣之虛張也亦猶臨江漢者但見有安瀾之可羨而不慮有狂瀾之欲倒也此現先生課楚士藝而以持瀾名集之義也

敬亭集序

予與先生論交在先朝甲乙之際當是時先生方以抗疏拜杖謫戍宣城値國變留滯吳下南渡黨禍起予時

在先生寓館燈火淒涼相對欷歔都無人色已子欲
益急亡匿家武水複壁中先生與令弟如須時過武水
問存未嘗不相向涕泣也改革以後亡命天南回首皆
游彼此不知所在歷十七年吳仲馭於武水道吳門先
生在焉急往叩門謁入久不出問予辭趨出曰吾固疑
是君也葢予時已變名久矣因訊問粤遺事復相持涕
泣是時如須已沒先生飲我酒安節兄弟環坐復命如
須孤寓節諭之曰此吾故人汝父老友也故令汝識之
先生年六十餘貌甚澤但牙齒落且盡耳別未幾時先
生沒臨沒語安節兄弟曰死必埋我敬亭吾成所也成

者吾君所命吾未聞後命而君亡吾猶罪人也敢以易代背死君哉於是安節遵遺命葬於宣城因家焉而樹其所落齒瘞於先塋之側曰此亦遺體也身不遑碧以此遐諸視嗚呼可謂仁至義盡矣今安節復輯其所著詩文若干篇梓而藏之屬予爲之序予嘗讀先生諫草有犯無隱皆言其所不得不言辭之直矣未嘗許生死亦未嘗以爲名也甲申以後始爲詩大抵取法於柴桑浣花其志同其調不覺其自同所著有正氣集紀死事諸君子雖未卒業大槩已具他文不輕作要其命意不外乎諫草與正氣集二類而以敬亭名其集志成所也

是可悲矣吾嘗讀離騷而傷屈原之見信於懷王一旦被讒得罪無由自明而懷王昏惑至死卒不知原之訴排怪乎原之沉寃抑鬱以從彭咸之所居也以　烈皇帝之聖明恩威不測當先生奉詔之日天下已早卜賜環之期何意宗社淪亡鼎湖龍去而令先生竟以戍終也先生一日未死不忘故亭不忘戍也則死歸於戍固其所矣讀是集者但閱命名之意已不禁其悽愴傷心而瘖待覽其篇章只滋涕淚云乎

陳昌箕文集序

予自束髮受書即學爲詩古文詞迄今三十餘年其體

亦屢變矣生平於詩好苦吟雖不能如古人之十年始成一句然每一字必數經改竄要諸穩而後已爲文亦然必再易稾而始成若縱筆滔滔無所揀擇意到筆隨自然結構雖間亦有之終非其所長也去年與晉江何紫屏客琴溪相爲詩何子詫曰子詩改乃益佳而仙游有吳子曰若不改更佳詩不如古人止以數改損其真氣耳吳子不甚工詩其言如此予爲之瞿然冬至閩與侯官許天玉竝舟建溪互讀新詩因與極論古今詩家至杜子美許子忽曰人言子美詩佳不知其佳處乃在粗與醜近有得其粗者矣未有能得其醜者也予益瞿

然今客劍津陳子昌箕出其未刻諸槀屬予點定予讀之蒼蒼莽莽一往奔赴讀幾不可斷芳澤雜猱古率斑剝雖一綸瑜不掩瑕然氣力渾成不屑屑以修飾鍛鍊為事抑何其立意有似乎前此二子之論詩耶予因悟古人之文皆不甚改如屈原離騷詞意重複莊子文奇極矣或不成句後人附會穿鑿以為其複固不複不成何乃為佳句其實即不經起槀而就之詩也夫文不起槀未嘗無病而即以病傳其文子美之醜是也雖然雖言之矣此有兩喻其為文者如為生家偶然見所欲寫者舊稱而就似則即似矣間有不似處亦無礙其似若

一經揣摹增改雖端嚴妙麗去之邈遠論文者如萬相人之法陰於人不經意時得其天眞如王逸少坦腹卧牀上不知有郗家擇壻事正此乃佳一涉矜持卽爲世俗兒郎耳何足異哉昌黎之爲文天玉之論詩其意皆本於此予心知其然而未能舍所學以從則亦徒爲之瞿然而已

程姜若松州雜著敘

吾讀程子松州諸篇而知程子之用心忠且厚也夫人旣已委質事君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此臣子之大分也而入每欲擇地而蹈或得遠惡地輒多方規避之不可

則隱忍以赴既至視官逆旅耳恨不能以一日即去視士民泛泛如萍之相聚風水之相遭一旦受移以去視棄其伍猶棄隸也若程子之倅松潘崎嶇困頓幾歷萬里州如斗大接攘西羌程子不以其遐裔而鄙棄之爲講武興學課士勸民一以治中土之法治之暇則與諸士游覽山川疏泉種樹若將安焉既以赴調奔走不得守其職非久即被裁其又不獲竟其志而程子以志之未竟猶惓惓於松之人而不忍即去也甚矣程子之用心忠且厚也今讀程子諸篇述山川之險阻敘行路之艱危明簡書可畏不敢緩也課士以興文教也訓民以

變風俗也留兵以重邊防也興廢以壯形勝也陳人情地利以明倅土之官不可終廢也凡其所言必上有裨於朝廷下有關於民吏抑何用意之深而攄詞之愷切乎錢子曰吾讀是集也有數善焉其叱馭而前忠於君也捧檄而悲不忘親也及門心動友於兄也施於有政不忘官也政邇去後不忘民也此一集也人倫之道備矣若夫訓詞之和厚文誥之爾雅建議之慷慨序事之曲折要皆本性情以爲言所謂情至而文生也云乎哉

吾嘗與陳子論杜詩矣曰世之譽杜者徒以其詩不忘君有合於風雅之旨遂以為有唐詩人來一人而已吾謂詩本性情無情不可以為詩凡感物造端眷懷君父一情至之人能之不獨子美為然子美以布衣謁帝而授拾遺作旨出為華州司功輒棄去客游朝廷不之罪仍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赴竟用嚴武薦授工部員外唐之於子美至矣子美之感恩不忘其常情非溢情也吾猶怪子美在蜀盛交游卽惓惓宗國當其時高適嚴武輩豈無能資給以赴闕者而乃滯身絕域託與篇章以徒致其不忘君國之意凡公之崎嶇秦隴往來梓蜀夔

峽之間險阻饑困皆爲保全妻子計也其去秦而秦亂去梓而梓亂去蜀而蜀亂公皆挈其家超然遠引不及於狼狽則謂公之智適足以全軀保妻子公固無辭也且夫銀章赤管之華青瑣紫宸之夢意速行遲形諸憤歎公豈忘功名者哉而專謂其不忘君耶徒以老病個僂道路阻塞卒流離湖湘以死悲夫子美於君父朋友兄弟妻子之間一中人之深情者耳謂爲有詩人來一人過矣陳子儆然意阻徐曰子且論其詩夫子美之詩則元微之所爲盡得古人之體勢兼昔人之所獨專然吾以爲其奇在氣力絕人而不在乎區區詞義之間也

如以辭而已則今集中有句澀而意盡者有調苦而韻
湊者有使事錯誤者有出詞鄙俚者有失占者有失韻
者有避韻者其獘至多唯是其氣力渾淪磅礴足以籠
罩一切遂使人不敢細議其獘宋人奉之太過謂其獘
處正在從而效之又爲穿鑿註解之以諱其獘其去詩
意滋遠今且守其一字一句爲科條確然爲不可易吾
以公今集按之聲病固所時有正不妨於有亦正不必
曲爲囘護也耳食之徒略不考核唯隨聲附和何足辨
哉是故子美之詩其氣與力不可得而言也而其詞之
獘亦有不可解也故讀者有能得其大意不求甚解吾

與之論詩矣於是陳子掀髯喜曰有是哉子之論杜也吾沉酣於公詩者二十年矣吾之解詩不唯其詞唯其意今解成以杜意名子視之將毋以爲猶吾之意非公之意耶夫陳子與子美遇不同耳乃若其情則子與杜同一至者也陳子即自言其意吾以爲猶杜之意而況意杜之意耶自諸家杜詩註出天下之疑失杜意久矣亦其意者無他牽之太過求之太深也今一由陳子之解合諸吾之論以求之盡廢諸註則杜之意其猶有存焉者乎

予以今年暮春過毘陵訪陳子椒峰椒峰飲我酒因出其集示予屬為序而又邀其老友數人使與予談予且飲且讀應對之餘輒覽十數篇惟略得其為文之大指所在集中爲之序者甚多凡陳子之讀書好學深思與其文之氣力法度直追宋唐而上亦既言之備矣吾所謂得其大指則以陳子能自爲陳子之文也近日海內爲文者不乏而有自詡已甚者人持其稾見示予閱訖評之曰無可議必不傳人疑之予曰凡文之可傳者不妨有可議而欲無可議其文決不傳蓋由其於聖賢之理古今得失之數無所獨見不能自持一論惟是依傍

經傳規模前人其理不悖於常說其法一本諸大家閒旋頷忌苟幸無議而已章有一語發前人之未發使向來耳目之久錮者能一時豁然者乎若是則何以傳也今之爲大家之文者豈能遠追宋唐直取法歸震川而已震川之文雖本諸唐宋而其能爲唐宋者則以其枕藉莊周馬遷之書求其變化起伏之法而得之於宋唐諸大家故遂毋力於大家也今之法震川者何如耶按河源者毋論崑崙以上至於一折一伏莫測之處龍門積石爲鑿之奇曾未親識而徙於其安流入海者灑之爲溝爲澮而以爲河固如斯也噫亦太倨矣且夫莊周

之謬悠荒唐馬遷之踈漏少修飾是非詭於聖人其可議者至多而傳之爲世常新斯亦必有所以傳者矣則是文之傳果不在無可議也今陳子於經史之學無不窮也古今之變無不講也諸所論斷皆直書已見不必求合於人其爲文於唐宋大家之法亦時合而時離不盡繩趨尺步也不知世有能議陳子者否要其命意爲文時獨持所是無有瞻顧固一以聽世之議吾所謂能爲陳子之文者是也其傳也必矣吾旣喜陳子之爲文與吾向者之所論說其指不殊因併書其說以爲之序

鮑野集序

禮曰詞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聖人曰詞達而已矣達之之說惟如其義而止蓋有少一語而失之晦多一語而失之支者此非讀書窮理之至未易以與於斯也不讀書則詞不足以給意不窮理則意不足以役詞是不達之一端也若夫不讀書則於古今得失之故事變之宜名物器數之異同所周知而欲出其方隅之見以行其固陋之文言之雖長勤成礙窒章已不成庸有達乎若讀書而不窮理則見解爲章句所牽志趣爲先儒所囿其爲文也依經傍傳不能自出一語遵大家之矩䂓襲古人之陳言是其言非已之言而人之言也已無其言

達於何有是故學者亦求明理而已理明則識定識定則氣壯洋洋灑灑自我言之不求合於古人而古人之言自合於我惟其理合也恃理以往固有多一語不得少一語不得者又何斤斤古人之是法哉漢唐宋諸家之文傳者未有不由此也予客鄂渚見張子夏鍾所爲明大家文序曰文所以明道也古之聖人急於明道不得已而有文其道明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道未明文雖至無益乎其傳也予爲擊節者久之蓋道明而後有言是其達非以爲文以爲道也故張子於漢唐宋諸家之文皆有與議焉其所謂道一本於宋四大儒而

非諸家之所爲道也觀張子之文殆欲以韓歐蘇曾之筆詮程周朱張之理斯其所爲達也而吾則謂周程朱張自有其文韓歐蘇曾自有其理至於達則一也吾主窮理而張子主於明道道一而理殊則予猶存乎文之見也予不及張子遠矣

問山堂文集序

昌黎韓子之論文也以氣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音之高下皆宜夫氣者才爲之而非才也所以行吾之才者是也才有長短音有高下必一以氣充之則自然節奏無不合

宓是以貴乎養也而養之之術韓子謂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其說甚高要不過讀書窮理而已夫讀書窮理非以爲文也而文至焉於六經之奧義無有不搜史籍所載無有不窺於古今是非邪正之辨時勢之推遷物理之變易人事之得失一切無有不究洞洞曉曉無所疑滯於其中於是放之爲文直遂已見發前人之未發而不以爲僭言前人之已言而不以爲襲復有何嘵嘵譊譊以逞吾一往之氣哉若今之能文者其讀書徒以爲詞而已以副其雕誦爲勸學以掇拾餖飣爲博雅而亦有規模大家取法先輩一步一趨尺寸

不遺其爲論也依經傷傳不能自出一語此猶被木偶以衣冠而周旋揖讓謂之象人可也而實非人何則無其氣也理者氣之源也有眞理而後有眞氣而助之以有眞詞合理以爲氣虛氣也合理以爲詞浮詞也由是論之今日能讀書者幾人哉則今日能文者又幾人哉晉江丁君雁水蓋今之讀書人也出入仕宦案牘之餘未嘗一日廢書又虛懷好士凡車轍所至必訪求賢人隱遯之不出者而折節下之進而坐論以盡其所長以叩己所不足空乎其理日明而氣日盛也今讀其文體制不一而要皆暢其意中之所欲言意之所至而文生

焉皆氣爲之也韓子謂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者公其有焉公之詩既已冠絕流輩而復肆力於文好學深思將以求夫韓子之學有不至而不止者夫韓子之文至矣而近世尊尚其詩則謂詩文爲不能兼善者皆妄語耳吾又於君信之矣

毛會侯文序

遂安毛子會侯以古文詞稱於世丁卯之春與予相識郡治悉出其未刻諸藁見示余讀之歎毛子之善學古人也予少時讀昌黎答李翊書自謂其取於心而應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是況也予嘗怪

之以昌黎原本道德語焉而詳擇焉而精其言皆根於中而溢於外初無復有所謂陳者而務欲去之也已漸學爲文老而後知陳言者非宿昔之語緣飾之詞而吾所自有之言也凡吾之沾沾自喜毅然自以爲是者皆陳言也吾所自信者法也抑揚轉合之間法有決不可少已而知其無不可少也吾所自喜者其詞也匠心以出剞獲前人之未有益有甚不能舍之詞已而知其必在所舍也則亦惟本諸理依乎氣而已矣理明而氣自足故養氣莫如窮理窮理莫如讀書孟子集義之學亦猶是也於是而有文焉無所疑於中無所牽於外行乎

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所謂言之長短音之高下皆宜豈不然乎昌黎曰惟古於文必己出文從字順乃其職非從乎文也而文從焉非順乎字也而字順焉斯謂自己出之文而後爲陳言之盡去也毛子之學亦皆從事於此久而漸近自然無所爲戛戛之難乎始猶存乎理之見後且忘其爲理矣詞無非理也始惟求乎氣之間後且直任法矣氣在法中也故其理實其氣平其法雅飭其詞和豫蓋學韓而得歐者也今世之爲歐陽氏之文者衆矣其有致力於窮理養氣之學者誰與否故以毛子爲善學韓子也

印法參考序

十七年前予爲楚游於孝昌坐上客扇頭見潘子燕丘詩甚秀有致已至鄂亟向當事稱之旋被物色因與其昆仲論交是時介丘方以鐫篆鬻技市中予往來過市輒就肆榻坐看其懸腕用刀之法知其爲高手也今年再過鄂渚則介丘技益工名益噪坐市中宅鬻技如故予亦仍就舊所坐榻與談憶十七年前事猶昨歲耳話舊之餘出其所著印法參考見示益極其精思摹刻秦漢古章暨近代名家諸作彙成一帙而又搜索篆籀隸楷及八分之源流一以許氏說文爲宗其間分別陰陽

辯正雅俗較訂淆訛皆確不可易即時有增省之法要皆本諸六義未有一畫可容臆撰也至於章法字法刀法皆擇焉甚精語焉極詳而吾所最歎賞者則刀法用中鋒之說也其言曰刀以代筆也雖然有求遊者刀可以得之刀之所欲得者筆法也非有離筆法之外而更求刀法者不失筆法斯為刀法所謂中鋒者此是也嗟乎學問之事未有不得中鋒而能臻其至者固不獨書家爲然昔與竊發公與予論詩于進曰公詩大佳但好和韻固是一病公默然曰和韻不可乎吾有韻斯有詩予曰因韻有詩詩無中鋒矣公益嘿然因問中鋒之義

十樂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謂循茲數言可以得中聲矣是故志也者詩之中聲也以韻從志則得以志從韻斯爲失之公沈思久之歎曰是也今夫學書者不爲筆轉學鐫者不爲刀轉學詩者不爲韻轉我能轉物物不轉我斯爲中聲斯爲正學故曰藝也而道存焉潘氏兄弟皆爲詩意必皆有得於道者固不第介丘以名其刀法也

吳越錢氏支譜序

吾錢氏有譜其由來遠矣自吾所知者曰大宗譜武肅王撰也曰慶系譜文僖公撰也曰續修大宗譜元太尉

命公撰也曰流光譜淳安華野端浚公撰也曰重修流光譜叔陽常與公撰也曰重修錢氏流光則名爲先考鏡水府君撰而實非出一人手也支僖與命公皆宗忠懿王忠懿王之後爲錢氏大宗其視流光則支矣爲流光者祖文穆王而宗靜宣公靜宣於文穆支也靜宣之孫有寺丞公守新安始遷汝溪又靜宣之支也居汝溪五世而有將仕郎琛公琛公之子著者爲惠與惠濟兩侯其後或遷於蜀阜或遷於蕨挖坑田皆去歙而淳迫我祖烈公自淳安之蜀阜遷於桐城之瀠潭則又惠濟侯所分之一支也以宋末始遷瀠潭迄於今代更四朝

年歷四百族益衆屬益疎不得不於支中析支以别求其所爲親者而聯屬之亦勢所必至也吾六世祖爲續公續公之後子孫現存者近五百人其中名字或冒昧雷同相見多不能識認况自此以外乎續公者諱公之仲子主事府公之孫將軍必壽公之曾孫烈公之六世孫惠濟侯務公之九世孫也今合續公以下爲一支而宗續公則所分於惠濟侯支中之一支也而或者疑焉夫續公之兄純公弟紹公皆出於孫宏人豈服之諱公今何不舍續公而宗主事公以合三支爲一支耶噫是吾之志也吾欲合之而不能遽合是非吾之罪也雖

然則宗績公可也績公抓傳爲鵬公鵬公傳五世而及於吾身及吾身而服始盡蘇子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如塗人吾慮此五百人之即爲塗人也汲汲乎及吾世而譜之庶幾吾之精神志氣猶足以聯屬之使疏而復親而不能他及者親久盡也嗚呼夫兩支之未合也豈以親之久盡乎雖未合而兩支之世系井然於吾譜則亦猶之合也豈惟此兩支即將軍以下之世系俱井然也自將軍以上亦井然也夫物之不能有合而無分猶之乎不能有分而無合也吾之爲是譜也總其綱而張其目會其源而溯其流名爲支譜而宗譜之大略備此

矣吾分之後之人必將合之合之者當循吾意旨所在於筆墨然疑之間精而詳之成一信譜以續大宗慶系流光之後是吾之志也夫是吾先子之志也夫

田間文集卷第十四

序

文燈巖詩集序

詩之爲道不離性情非學問之事也然非博學深思窮理達變者不可以語詩當其意之所至而蓄積不富則詞不足以給意見解未徹則語不能以入情學詩者旣已貫通經史窮極天人之故而於二氏百家之書無有不窺其理無有不研然後悉置之而一本吾之性情以爲言於斯時不必飾詞也而詞無有不給不必緣情也而情無有不達是故博學窮理之事乃所以輔吾之性

情而裕詩之源者也文盤巖先生於十三經廿一史之書盎不啻寢食而沐浴之矣旁及宗門教乘皆能辨別源流而得其指歸之所在卽百家諸子以至稗官野史無不諳焉極諳而擇焉極精故其作爲文章如地負海涵無所不具至形之於詩則少引典故多任天眞其始作也寧生無熟寧險無平戛戛乎陳言之務去烹煉旣極漸近自然似不知胸中有所爲古文奇字也而字必有據語必有本卽先生亦不自知其然則博雅之效也陳大樽氏稱其惻隱溫厚源於二雅而廣引曲喻有屈平之遺風此言先生甲申以前作也當是時先生以外

吏目擊國家多故不能有所發攄又時有憂讒畏譏之思故託之篇章以寄其憤懣汏樽北諸離騷且不誣也逮甲申以後時事已非其情益有三閭大夫之所不及知而離騷之所不能衰者矣而先生之詩顧一出於柔澹乎覽其適意不過遊覽閒適與諸故人賓友贈答唱和之作卷取法於靖節也夫靖節豈必以述判斬讀山海經歲首為有所寄託乎即其飲酒述懷擬古諸雜詩皆其不能忘情而試以是志其情者也先生亦猶是也先生之詩不為騷而淡於騷非得學問之深而性情之至者為是以與於斯

何紫屏詠史詩序

蓋吾覽歷世變既久而後知史不足信非謂其僞也與見功名成敗之際皆有幸有不幸焉即幸而成矣又有幸而傳有不幸而不傳其傳者亦至庸不足道而人傳焉傳之久傅會益甚史氏從而潤色之今之班班載諸典冊者皆是也其不傳者雖事蹟昭然在人耳目間而不爲人所傳久漸湮沒史氏無從考核併姓名皆失之矣今之所不載諸典冊者何限也故稱信史者必闕疑有傳其名而佚其事有傳其事而佚其名夫非苟傳名即不傳莊生所謂萬世而下猶旦暮遇之也當太平

右文之世承明著作之徒正據實錄旁蒐家乘猶且消
詭闕略至不足憑若一經變故以來遺文放失故老彫
殘誰傳之而誰信之其佚之也不亦宜乎夫世豈真有
忘名之人不幸為史所佚後之人求其名不得從而追
歎曰此真隱者也併不欲以姓名著豈信然哉然世亦
自有真隱者如傳所稱丈人荷蕢之流正如空山木石
無與於人人亦不必問其名也吾嘗讀素問靈樞諸經
其人於陰陽之精性命之奧自非大聖不辨而乃託其
名於岐黃以傳至於漢魏六朝間諸所撰僞書文釆斐
然可誦至今不知作者何人或者當世自恥名微不足

勦聚借先世以重其言逆書旣盛行雖欲爭之已不可得此又自佚之也然世之自佚者少爲史佚者多何予作野史詩而皆取其佚者其以佚爲斯人之志予抑以爲作史者過乎予與何予皆與時史之所必佚者也何予之野史或心傷之矣

葉井叔詩序

詩以道性情而世有離情與性而二之是烏足與語情乎詩也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準禮義以爲情則情必本諸性可知三百篇以下惟漢爲近古魏晉以還情亦少雜矣然其詩猶沉緜曲摯而不至於放則猶有禮義存

詩至六朝而情蕩矣所述者大抵皆艷冶之私靡靡之習其事至襲其辭極新令聞之者心志慆淫而不能自持卒至於潰防裂檢風俗橫流國隨以亡皆情誤之也是豈知有性情者乎夫詩之爲教非徒以流連光景愉悅志氣已也類皆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爲或憂在國家或事關天倫中有不便於深言者因託之歌咏以[illegible]讀之者因以感發興起而不致爲非於是乎[illegible]故讀其詩而生人感發興起之心者謂之正聲讀其詩而生人慆淫放逸之志者謂之淫聲自采詩之官不立士大夫私相傳播則正聲與淫聲並存

於是乎情益熾而性情或幾乎亡矣唐初一埽靡得力
追大雅至杜子美出而復見三百篇之遺其詩悽惋悲
壯指陳當世之得失眷懷宗國之安危一篇之中三致
意云自唐宋以來宗之至今言詩者莫復知有性情之
事而近之說詩者謂詩以溫厚和平為教激烈者非也
本諸太史公所云小雅怨誹而不亂吾嘗取小雅誦之
亦何嘗不激乎譏尹氏者夥連姻婭刺皇甫者上及艷
妻暴公直方之鬼蜮巷伯欲畀諸豺虎正月繁霜之篇
辛卯日食之行可謂極意詆諷而猶曰其旨和平其詞
怨而不怒吾不信也且夫無病而呻不哀而悼謂之不

情有如病而不呻哀而不悼至痛迫於中而簡默以
為文舒徐以爲度曰毋激恐傷吾和平也有是情乎惜
之發也無端其曰止諸禮義者惻其蕩而入於邪也若
夫本諸忠愛孝友以爲情此禮義之情也性情也性情
惟恐其不至可謂容得半而止乎栗子井叔今世之禮
義人也其律身也儼其居官也潔其與人也慎其出詞
也寂乎若不及於情久而與之處益一往而情深則讀
其詩緣飾盡而天真存癸卯以前在野之作也癸卯以
後服官之作也流覽述懷俯仰陶理要讌集唱酬不忘規
諷通其所作無一語之反於邪可謂止於禮義者矣然

至念及於庭闈之痛故舊之私長楚之嗟未嘗不委曲盡處悽愴傷心夫栗子豈激於與而使人讀之慨然以悲愀然以悲吾誠不知其何情也然後知栗子之潔慎節其情之未嘗或溢者蓋有所獨至耳夫情不溢而獨至謂之性情如栗子者可與言詩矣

容齋集序

三年前晉江黃子衡岸與予同客陵陽陵陽主人老友也頗傲忽游甚因黃子意殊不平予心過之未幾予罹予痛所為老友者漠然一不問予然後知黃子向者之不平非過也比在陵陽時嘗為黃子詩序今年令瞯竹

君判永州予亦爲江漢之游黃子緘其所刻容齋集馳書徵序於予予嘗謂古今之人品詩文不定一格大抵以本色爲佳夫本色固不妨於純駁互見駁者其人之病也凡古今人品詩文之稱絕者未有無病者也以龍門氏之爲史而不免於疎以少陵氏之爲詩而不免於拙兩公之本色在此後之所以傳兩公者即以此苟必求盡去其病因以喪失其本色則亦鄉愿而已矣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以爲詩文是亦詩文之賊也黃子意氣才情不可一世或者間以是爲黃子病而黃子決以是自成其人自成其詩文亦曰吾寧任吾本色而病必

不爲無病而鄉厯也予少時嘗坐籍舫中飄泊溪灘巉石間意甚愁怖已而猴入閩溪船險阻一如夢中所見自是二十年來凡三入閩於閩中山水人物似有夙因初受知於君家銅山夫子而東崖相國亦謬以國士見目今又與君稱莫逆交則吾於閩有因於君黃氏更有因哉嗟乎黃子當君困游時聞予之罹予痡亟爲吏虐也君惻惋悲憤思所以援予者不得與楊子嘉樹大呼秋浦以冀將伯之助卒無應者君於是始信世間意氣之盡假而向之淡然者之不足淡怪也已入永就養風便特泊皖江邀予欲與俱去以避吏[illegible]覓不見始解維

而西其亦可感也已永州為柳子厚吟嘯之地君近與吾兒開少游吾兒雖已逝之方外其意氣才情非盡槁滅者而衡州有王而農高蹈巖穴倘能致之人永與唱和亦勝事也此兩君子吾不知其跳往跳捐惟知其人品詩文決不為鄉愿而已倘唱和成帙詩更寄我序之

姚穎三詩序

文章小道耳有天事焉有人事焉天與人各半然而得天者恒多夫人之不能為詩雖博學深思求一語之合而不可得則天限之矣其得諸天者則又有強有弱而擴徒詩文之士其才未有不強者也其人類皆有狹出

扛鼎之筆屈伸自如然後遇物感事能直追所見曲折
盡意於物無遁情於已無遺憾也故夫花之光水之波
雲之峰劍之鋒皆物之有餘於質以出而見奇者皆強
之爲也彼弱者惡能文今之言詩者曰詩以溫厚和平
爲教彼慷慨激烈者非也迹其說則詩似與強者相反
而弱者近之不如夫和平之旨固欲令強者俛而就焉
弱者跂而及焉然吾謂強者能至之弱者不能至也譬
如射然羿之教人射期於發中中者中央也力之強者
其中則破的也弱者雖中之儻能至焉至於不中一則
溢於彀之外而失之一則不及於彀而失之均失也羿

則寧取其有餘者以爲其俛而就焉者易也而不及不可勉也馭馬者措盃水於肘之上而不動鉤百而反組之至也豈貴其馳驟哉而銜駘因以驕語曰夫不馳驟乃爲善馬也有不局局然爲騏驥所笑者耶雖然惡可以不至於彀也今都詩往往恃其強力不肯馴服溢於彀之外而不至者有之吾力能至之而意不欲也則復自適於其外間有詩範三日生老矣作詩期適意耳而今後吾哉故每屬一語必擬繩盡情博白家老嫗一笑以爲媒聲不矜持格律如以麻姑爪搔背癢得之宋梁乃復蔡食也經三於諸家體無不學學即無不似

或一題數十首或一首數千言既已盡態極妍尤工爲豔曲流麗自喜雖溫李無以過之今年乃斂華就實漸造平淡殆將入彀時矣吾恐經三之復似吾之馳騁而出也夫入而不能出力有限也若經三則有餘於力者也其鋒不可藏也其豔不可匿也經三所得於天者强雖欲藏之匿之而有不能自已者也若從此而以謙和平之學使其鋒與豔如鏃在綿如錦在絅而後天下之欲以和平文其靡弱者敗矣夫絅之可貴以有錦也綿之可貴以有鏃也如以絅蓋錦以綿裹鏃則何可貴與喜之有經三勉之此固弱者之所深諱而强者之樂得

自表異者也

魏州求詩序

今年春予訪魏子存學使者於鄴初入其縣中諸君子以次揖見最後一特丈夫出顧盼甚偉予謂子存曰此非君家庶常公子耶曰然何以知之曰似甚已置酒合坐中席聆其笑語聲欬則益似髣髴三十年前聽庶常抵予家闌夜談論天下事不休時也諸君子既相從於邪予返鄴與卜臣共居署中予語卜臣曰向見阿弟殊毛神鋒酷肖尊公善詩予卜臣曰然何以知之曰向者予接其顧盼聆其笑語聲欬疏豁不羈詩人也卜臣隨

出州來詩見示蕭爽悲壯一如其爲人久之州來自鄖返武昌無事則相與賦詩州來每詩成輒朗吟如鶴唳音亦異吟人詩予問有俚句經州來吟即音調鏗鏘可聽而州來亦謬皆予詩謂能不事藻飾而從事於性情氣韻之間也予因憶庶常公初赴公車時大召客予時在坐公家法素謹是夜變並覩妓墮珥交舄予大醉挾庶常與妓拇戲不勝罰巨觥號爲破膽舉坐歡譁今思之已二十七年矣是時予存年幾二十七予年三十有二州來纔從塾師受句讀也今州來齒過於予向時狂醉之年予存又二十七年而始與予見於鄖而予衰晚

窮愁無一善狀但酒後狂奴故態時復作耳予既心折
州來才稱、恃通家之誼以一言爲州來勗往時原嘗公
不甚爲詩而集翁特妙每酒酣捉筆對客揮灑同人爭
藏弆奉爲拱璧而忌公者已眈眈坐隅矣甲申之變公
既死而終不免於謗蓋由公才太高名太盛鋒芒太銳
與人論事不肯相下忌公者結舌於生前不容不肆吻
於死後州來才不減原嘗而頗斂聲欬閉又絕似之與
人言論得無有餘鋩不肯少挫如尊公耶不知忠節公
立朝百折不回其鋒鋩亦頗挺露名豈可以三世居亦
豈可以三世不肯留一語耶予生平轉喉觸忌動與時

惜迄今魏輒以老先予之所以勗州來者皆當時人之所以勗予者也州來其信之乎予存聞之稱善述者其語以爲州來詩序

張石佉詩序

三十年前過西泠西泠諸子置酒大會名士畢集獨未識張子石佉今年訪魏子存學忽入其幕幕中賓客相見推張子年長於老過張子而眺張子燈下細書終日默閱無倦容步履即苦吟遇有篇章唱和隨手錄去蘇中爭稱其老而好學殆袁伯業之流也間以詩示予讀思細鬱詞氣悽宛其有甚不得志於中者之所爲耶曁

月與予聯牀予以予難至痛攻中徹夜歔泣有辭君初
無一語然轉側枕席間亦通昔不寐以爲常其有甚不
得志之事終未嘗以告人也夫人所傷者老所嗟者貧
以予自視貧與老皆非攻中之事也君撫予之事而不
寐與予同則知人世之足以攻中者固非一端矣孟德
之詩曰憂從中來不可斷絶又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夫以酒解憂酒醒後憂迺益甚不得已取其性情之所
近者沈溺於一事以忘其所若其唯藏書乎觀君之手
不停披雖由天性益亦有不得已者焉否然言近而淺
二十里有湖渚汎激玲瓏非舟楫不通非橋不庋橋斷

卽比屋不相往來杭之詞人高士多居其中倘得買數畝地臨水誅茅與諸君子望衡對宇時相過從終年鍵戶讀書足以老矣予心竊嚮往之明年將到西泠過湖渚訪君之所爲詞人高士則予向時高會諸士或猶有存者倘茆屋已成多釀好酒涵醑與君飽睡於竹風梅雨之中以補今日聯牀之不衆可乎

溫虞南詩序

南人之音柔是北人之音激昂自有聲詩以來風氣所限雖功力之深固未可以相易矣然稱詩者必主於溫厚和平此非詞義之說而聲音之說也夫聲音之道本

諸性情古人審音正樂必求端於性情而後聲音應之是故性情正者風氣之所不得而偏也自樂府失官聲音之道不傳性情之事惟於氣韻之間遇之夫氣韻無色聲之可述無義理之可尋可得而喻也不可得而傳也非是物者雖雕繢滿眼猶被橐駝以文繡而飾嫫母以朱粉耳烏足尚哉吾之以氣韻論詩猶之古人以聲音論詩之道也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溫于虞南趙產也吾見其人厚而和其厚者風氣之使然也厚而和者則非風氣所能使爲也溫于殆得性情之正者歟溫于於五言古詩不必學漢魏而自然似漢魏於近體不必

學三唐而自然似三唐吾謂其似者不在乎詞義而在乎氣韻之間也溫子曰吾之於詩猶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吾歸而取漢魏唐宋元明諸大家之詩及吾之未仕以前肆力焉溫子之所肆力則詞義之事也夫詞義之事與性情氣韻不相爲而相爲者也肆力既久則厚者益以厚和者益以和且知古人之所爲溫厚和平正不妨雜出於激昂而非以柔曼爲工也溫子自此於漢魏三唐當不僅得其似而已矣

曾庭聞二集詩序

寧都曾庭聞游寓秦川所爲詩沈鬱頓挫觀其出塞諸

篇音調悲壯居然車轔馬蕭之遺響也已乃輕去其鄉挾與姬匿諸塞下匹馬絕大漠竝長城歷秦晉燕趙之墟每積草邊沙冰稜雪暗時煙火斷絕夜無某處則枕臥馬腹下以爲豪然所至輒有旗亭觴咏之樂故其詩復多情至之語豔思藻句與悲壯之辭雜出蓋視初集又一變也庚戌春下第僕人胠其篋以逃困甚於是悉燒平生著作屬策蹇南歸歸則盡遣去諸姬妾入天目山禮玉公和尚爲師求薙髮不聽今年復隨計偕入京持戒精嚴儼然一苦行頭陀矣予謂古今詩人皆有情人也論詩者惟曰發乎情止乎禮義陶元亮嗜酒若朋

情賦不入遠公社然遠公聞其至則喜謝靈運奉佛甚篤而公謂其心雜則遠公之取舍必有在矣白樂天蘇子瞻皆究通佛法而未能忘情於聲色皆昧然樂天自信生兜率天子瞻爲戒禪師後身後世之學佛者於二公皆無譏焉是情固不足以累道也庭聞詩以豪氣而兼豪情其所遣愛好皆豪氣之所寓也以云腐滅未也吾願庭聞吟元虎之詩去靈運之雜學樂天之佛參子瞻之禪不必忘情亦勿越於禮義以是爲詩即以是作佛則天目和尚之不聽薙染或亦與于有同見乎庭聞出茲集見示因書此以爲之序

潘蜀藻詩序

吾鄉潘蜀藻以詩文稱於世者三十餘年凡吾鄉論名士必推蜀藻而四方稱吾鄉之名士亦必首推蜀藻予之知蜀藻盖知之於四方之士也垂老始與蜀藻交讀其詩與文因以漸習其爲人然後知四方之譽果不虛而士之有盛名於當世者固不妄得也是時蜀藻與方爾止學爲白香山詩因見予之詩間有似於香山者而好爲予之於香山非有意以似之也予以爲詩者性情之事非絲飾藻繢者之可爲故力求其眞率而不自知其間有似也而蜀藻之爲香山亦時出入於錢劉之間

其論詩多與予合故與爾止同學香山而吾鄉獨以香山名爾止且爾止好苦吟其有似乎香山者必逕眾口搆思舉從刻畫久而後近之蜀藻之詩多得諸應酬紛沓之餘或即席唱和或酒罷挑燈率援筆而成而亦無不似者則其才不可及也以蜀藻之才馳騁藝林何所不得使獲一第而居得爲之位又何事不可爲而乃以明經入太學爲選人以聊自解於太夫人志良苦矣既罷舉則益肆力於詩文因搜羅同鄉先輩及諸亡友遺士之遺棄盈數千篇欲悉爲之論定而表章之其意甚厚吾觀蜀藻平生犹嗜風雅遇人有一語之善歌舞贊

歎深自知其吟之於口而誦之於人蓋天性使然而其詩學之老而彌淡殆亦由此其進也今將梓其集以應四方之求語予曰吾且老矣吾無以見於世所可見者此耳子知我者其序焉吾猶記嚮滌甫十歲應童子試出合郡傳誦其文目以聖童當時見者爭以為潘氏千里駒矣及其以詩受於予也年正壯盛方以全力攻制舉之文而講求用世之學詩特其餘事耳而今乃以詩名也悲夫

江[illegible]齋人觀[illegible]序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以吾誦三百篇其號為變風

者大抵多自周室東遷入春秋魯隱公紀年以後之事風未亡也所亡者雅頌耳風也者蓋里巷之勞人思婦相與歌咏其情本無關係之作而一時政事之得失風俗之貞淫因以見焉若夫二雅則皆出於朝廷士大夫之手古人於君親之間有所欲言而不能直陳者則託諸詩以見志以爲詩言之無罪而聽之者足以戒也故雖生當衰亂之朝道路以目而民勞桑柔諸什憂危無諱則當時之不以詩爲諱可知矣觀小雅行役之詩非輶軒之選使則侯國之大夫有事於王室者其詩猶不過自敘其勞苦譏王政之不平聖人猶取焉取其言之

有刺於時足以為戒也自東遷以後雅音無聞士大夫諷諫之道以廢而徒聽謳謠於里巷謂之詩亡可已江子磊齋以詩名者二十年其十年以前之詩所以吟歎寄暢陶冩性情風之屬也自十年以後服官以來其詩感物託事皆有為而作雅之類也茲以江州司馬入覲於京往還五閱月得詩若干篇吾讀之見其觸景書懷即事寓興固未嘗有異於昔然而歡愉之詞少而感慨之情多蓋江子早宦江城近遭變亂目覩居民死喪流亡之慘冤酷在中雖君門咫尺自傷身為外吏曾不獲親承諮問代敷陳之下一吐出其胸中之所欲語又不

能如鄭監門驛上其所見流民之圖乃作繪圖吟以嫏
嫏其意庶幾有當事者見之動其憐憫以轉達於　上
以不負其人觀之本志也集既成而以過里門省母一
篇冠其首目曰入觀集江子此集可謂備忠孝之道矣
皇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言使臣雖有馳驅之
勞不忘國事訪問周詳將以廣傳聞而入告我后也四
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曰是用作歌將母來
諗諗告也蓋欲以靡盬不遑之情告之於母也今江子
所陳之民隱皆身親歷見之周不俟之於周咨也所告
諸母氏非懷歸之私而民隱之痛也江子之視古人忠

孝何如哉獨是皇華四牡皆輶軒之使也其臣於報命之日皆足以自言且其詩非使臣之作也上之人憫其勞苦推其情而代爲之言如自言焉江子以外吏入覲則下國之大夫也既不能自言於上而其所欲言者上之人亦未能知之也於戲下之情不自言而上能代爲之言雅之所爲正也至於下自言之而上不能知之其斯之爲變推乎江子此集固不與北山同其怨殆將與大東杕杜共其憂視悲矣

焦菴上人詩序

宋人嘗謂詩通於禪謂皆從悟入也廬山老人每云不

解此語不知詩有所為悟者虞山學佛通教而不通宗夫語不離位宗門所呵詩之言盡乎情與境耳若言情者不離此情言境者不離此境就使其情境逼似言止意盡豈足以語詩乎惟離之以為詩則固有不必似者使誦者恍惚遇之而以為真似也則悟之為也悟則見解脫而心手活能轉句不為句轉故吾之論詩不以文字而往往於氣韻間求之夫氣韻固非滯於句者之所能為也予於方外人諸作其為悟後語與為非悟後語一見輒能辨之然亦有天姿超妙不為習氣拘牽意境脩然而出詩有近於悟者若蕉菴是也蕉菴為人灑落

自得其詩清脫曠逸吾所賞者乃獨在其氣韻之間賞其天也吾友魏青城爲予言其胸中無一塵亦無一法則其所取者亦取其天也任天者本不由悟而悟者乃能自得其天則悟又爲第二義矣

喻武功詩序

以吾觀世間一切伎能可傳之事至於精義入神未有不本諸其天者也得諸天者既淡則其爲之也必力而世因謂其爲之之力足以致之不知其人於世之所爲者一皆不爲而獨爲此一事不倦此即天爲之矣是故詩之爲道全乎天也今人固有博極載籍於古文詞無

所不善而不能爲詩非無詩也彼其爲詞比事諧聲中律詩所應有者亦具有之然以爲儷何則工以爲詩則去之猶遠彼蓋以人爲之而所謂天者不存也吾所謂天固不在乎篇章詞義之末而在乎性情氣韻之間也池陽郡伯愉武功以弱冠宰池之建德由邑而別駕而司馬以迄今領郡凡數遷不離池陽回翔江國者且十七年既潔身率下而於弭盜戢奸進士發民比古必吏治之有一法可行者無不行也行之亦無不善也公生長華胄於人世嗜欲之事一無所好顧獨好爲詩豈非吾所云得諸天者哉一日輕舟逆予渡江至郡避席而

請曰僕少孤不幸早仕郎囿於簿書不能力學惟竊心好風雅誦古今人佳什則意味津津間有吟詠都不入格而性情所癖蓋有不容自已者讀諸家詩惟先生作必傳欲乞一言藏之篋笥俟異日詩成將弁之簡世以爲重也予覽公詩謀篇造句大抵取法三唐亦不惟其篇章詞義而已往往性情氣韻之間頗有似焉雖公亦不自知其然而然蓋天爲之矣夫詩也者世間窮愁之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惟其窮故能體物以極情窮理以盡變故其吟甚苦而語始工若士大夫居官爲之暇以攄悏適性而已無所於苦也而況居官日久缺

之者衆士之集於其門者皆有求焉亦惟恐讓之不至也以是凡甫成篇者有美無疵至終身無有指其疵者而其人居然名詩亦終其身不知己之疵所在也亦足悲矣公言其爲詩有片刻揮毫而成者有一字謳吟數日而就者慘澹經營與世稱苦吟之士無以異而公猶欿然不以自是復求當世能詩知名之流而心所獨折者出而示之以悉究其所爲與人信其虛懷亦無不悉其所能知者以告之而公已超然神解豈非天哉以公之資稟如彼而用志如此其好也誰啓之而學也誰復策之吾故曰公之於詩得諸天者深也

重刻青箱堂集序

王文貞公青箱堂集共若干卷長公胥庭相國既刻諸都下行世久矣公季第五君个菴來守潤州潤州東南衝監士大夫舟車往來如織相見輒求公集君所攜既少又卷帙繁重道遠不能數致遂謀重刻諸京口以應往來士大夫之求刻成屬序于予先子以甲寅春別公南還臨別時出其未刻集命爲之引率爾援筆略言公詩文純任性情世皆仰其道隆予獨窺其情至今合公全集讀之益知公之所以爲情即所以爲道也夫天下未有離情以爲道者非道之情妄情也非情之道僞道

也文也者載道之器卽達情之言也彼蓋予君親倫物之際至誠惻怛不能以自已于是發之而有言言之直捷痛快一如人意中之所欲出斯爲文言之不能直陳引物連類反復頓挫使人自得諸言外斯爲詩蓋未有非道而可言情無情而可爲詩文者也公嘗語予曰吾生平不喜講學每于日用倫常之地時自檢點寧免無愧而講學哉惟一觴一咏以畢此餘生可耳其與人書有云末俗託名講學言不顧行甚且大德有虧侈口談道不知將以何者爲道也故公之于道皆期躬行實踐不事口耳先儒謂末流之弊祇成說話以視公何如哉

公爲人篤根本敦故舊不爲已甚之行亦無避心之語名節所在辨别分明未嘗少自恕亦不肯以恕人時與老友談及往事俯仰今昔輒嗚咽流涕者久之未第時有以百金濟其困者旣第旋值國變其人死無後無從償乃爲文告之付久照寺作功德資其冥福冥冥之中不肯負心此其一端矣由此觀之凡公之所爲以情勝耶抑以道勝耶吾謂公惟學道真故其發乎情者真也今觀公之詩文其可傳者一惟真而已公先方伯奉使杭州有詩百篇失其稾公七歲而孤太夫人嘗以爲言公積歲勤訪僅得一首終身爲恨因而搜輯舊稿前世

之有遺文者忽爲表章之使傳于世豈非錫類之仁哉而公之集相國既刻于北太守君復刻于南行將播之海外垂之無窮亦可謂孝思不匱者矣莊子謂造物之報人也惟于其人之天其猶是歟